

《逐》

中文系一年級
茜茜

清晨的第一縷陽光從窗外滲透進來，把被窩照得發亮。我輕輕將窗戶推開，呼吸着薄荷嫩葉般的雨後氣味。屋外的大榕樹邁勁地伸出手臂，枝桠快將穿過窗子，長進我的房間裏來。我吃力地將身子移動至牀沿。昨晚的暴風雨將空氣洗得發涼，偶有幾陣微風竄進來，把我垂下的兩條空蕩蕩的褲管吹得來回晃動。望着窗外的那抹蒼翠碧綠，我將自己架上那冰冷的輪椅，離開這個將我鎖起的封閉盒子。

清晨的榕樹下與昨晚的野獸咆哮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，那頭野獸像是耗盡了全身的氣力，倒下化成一棵安詳、穩重的老樹。駛到榕樹下，陣陣枯乾艱澀的蟬叫聲震動着我薄弱的耳膜。那聒噪的叫聲像是要在層層樹皮上打出無數小孔，讓老樹在侵蝕中默默倒下。一浪接着一浪的蟬鳴聲傳來，我看着自己空蕩蕩的褲管，諷刺又可笑。參天的榕樹下堆積着無數昨晚狂風雷暴中野獸咬下的屍骸，一大把一大把的廢葉殘枝，瑟縮在不起眼的一角，有的被風吹下土坡，有的被骯髒的爛泥淹沒。我輕輕將它們拾起，它們緘默地躺在我空洞的褲腿上，乳白的霧靄在樹林空隙中串行，薄霧罩上了我的雙眸，清晨的第一顆露珠緩緩滴落。

悄悄地、緩慢地，我來到榕樹樹幹旁。大樹在一夜間又長出無數新的枝桠，樹下的泥土冒出嫩綠的新芽。蒼翠的葉子從樹枝間冒出，還有枝節上飽滿的葉骨朵兒，它們飽脹得快要爆裂開來。清晨暗暗的霧靄漸漸散開，雲間吐出嫩芽般的點點晨曦。

蜜色的陽光鑽進縫隙，滴滴答答地自葉尖流淌，緊裹着我的肩頭，再暖暖地融化進我的皮膚，蘇醒了我長久冬眠而變得僵硬的骨骼。黑蟻在敗葉上來回奔走，樹上還殘餘着蝸牛去後留下的黏滑痕跡。我抬起僵硬的頸脖，「咔嚓」一下疏通了我全身的筋脈。蒼天大樹籠罩着整片天，葉子的蒼翠，濃得快要從葉脈和葉面溢出。這麼多的綠葉，一簇堆在一簇上面，不留一絲縫隙，空氣中瀰漫着輕輕顫動的新氣象。

微風輕拂，氣根從兩丈高的樹幹垂下，扎到地上，成了一架巨大的豎琴，樹是弦，風是歌，奏出自然的樂章。我拿出滿佈塵埃的長笛，用手帕小心翼翼地將它抹淨。貼近嘴唇，閉上雙眼，在林中，在樹旁吹出第一個音符。清脆悠揚的笛聲喚醒沉睡已久的山林，陽光像溫醇紅酒般一浪接一浪地湧來，榕樹樹幹邁勁地伸出枝桠展開碧綠。朱雀輕鳴般的笛聲悠揚悅耳，在翠綠山谷開出朵朵清新脫俗山茶花。暖和的夏風輕輕撫摸我的臉容，雨後清爽的樹葉香氣如紗如網，牽惹着醺醺的過路人。一浪接一浪的樹香包裹着我，猶如將我裝進一個櫥木盒子。

文苑

倚着盤根錯節的樹幹，我用雙手輕輕撫摸榕樹裂岩般的樹皮。那一層層被無情風雨吹襲的表皮，剝落了，卻長出更堅硬的外殼，將樹心緊緊包圍。慳慳耷拉着腦袋濕淋淋的枝桠，受到陽光的沐浴，又長出幼嫩的新芽。蟬聲交錯，它們拍打着蟬翼，交織出完整的生命樂章。

我坐在大樹旁，放眼看這被雨水滋潤，被陽光淨透的每一寸樂土，涓涓流水在我心中流淌。我再次拾起長笛，音韻婉轉縹緲，宛如溪水打玲，緩緩流進這碧綠的林間……